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〇二回 數次化身勤指點 幾番形變巧提撕

七竅將前數語念畢，向下念曰：「須知仙子之軀，勤修幾何，苦心費盡，始受大羅封賞。何得身入塵世，再為鍛鍊，遂自以佳人、名利迷而不悟，永墜孽海乎？如爾七竅，因奪闡道之任不得，誓下凡境，亂茲大道，無非欲泄一時之忿。烏知已墜仙骨道根，愈迷愈深，殊可惜耳。倘自知迷障，打破迷途，先將蚌母、珠蓮迸去心中，繼將李赤等擯諸門外，速撤禁道之示，倡其習道之端，則庶乎消爾前愆，仙種可還。不然，大道之行，乃奉天命。爾縱能旨請禁道，烏能阻人習道乎？在爾意中，以為示語煌煌，凡遇道門裝束者，殺無赦。見此示，諒必深畏，不敢顯裝習道。然易道裝為庸人，道由心學，爾又烏乎能禁？吾知爾之禁道，非其本衷，實自珠蓮、蚌母為內刁，李赤四妖為外播，不得已而請旨頒行也。不知此旨一下，戮及無辜者甚眾。命債自爾結之，雖舉手與主謀，罪有攸分，受罰則一。吾也恨爾衙門深邃，無由晤堂上貴人，特借售龜以為進步。見吾數語，依此行去，甚食龍脯多矣，豈止此龜也哉？」是言之後，細書「三緘敝友上書於常兄七竅」云云。

七竅睹此，似有悔意，終日愁容莫展。珠蓮見是情景，始以言曰：「郎君官居一品，朝廷孰不尊之？妻顏雖不及姐已、西施，亦不在醜陋之列。用人如李赤等，伶俐巧辯，可任驅使。郎君究有何憂而不樂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之不樂者，悔聽前輩之言，禁此大道也。」珠蓮曰：「爾又得誰播弄，以迷乃心志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自悟之，衙中無人，誰為播弄？」珠蓮搖首曰：「是必有播弄郎君者。」七竅不語。珠蓮百般獻媚，七竅惑，悉將烹鼈食鼈，得此素箋之言，為珠蓮告。珠蓮異甚，索而視之，視至「李赤諸人擯之門外，珠蓮、蚌母迸去心中」，粉面添紅，大罵野道不止。罵已，言曰：「郎君毋信，天下之最誤人者，莫若此也。」七竅諾，當將素箋扯碎，付於流水。

三緘默會知得，甚恨此番變化不能挽七竅之心，左右圖維，弗知若何而後可。他日訪得七竅酷好奇花，於是折一楊枝，化為絕世花卉。又遇七竅朝罷歸來，身坐車中。見一老叟持花叫售，七竅凝視花開如笑，絕色奪目，爰命役吏喚此老叟，隨之進衙。七竅下了輦兒，謂三緘曰：「此花何名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名貝花，與西方之曇花相似。」七竅曰：「書籍所載，只有貝葉，烏有貝花？」三緘曰：「貝葉相沿已久，貝花無人傳之，故有是名花，鮮有知者。」七竅曰：「此花開放，亦僅取其豔色而已，他有何奇？」三緘曰：「此花一日二變，晨變紫色，晚變綠色。不但此也，至晚變為綠時，花心內有古佛坐於其上，低眉合掌，若生成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晚間現佛，晨豈現一紫色而足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晨變為紫，中有散花仙女，拈花微笑。但須早起，方得見之。」七竅曰：「需銀若干？」三緘曰：「大人樂種此花，止給園丁銀百兩足矣。」七竅如數給之。三緘得銀，出衙而去。

七竅將花暗種盆中，不使人見。果於晨起，獨逢偷視。視未一刻，花心內突現仙女，拈花小笑。七竅見其冶容絕世，因戲之云：「花內生花事亦奇，小笑能將合世迷；假此化人塵外少，一團妙態令吾思。」四語詠後，散花仙女一個二個，勢似欲下。七竅駭，退窺變態。仙女若為未見也者，儼然移身而下，群立階前。內一綴紫者曰：「不意已成仙子，墜落塵寰，迷障深深，弗思反回本像。今見吾姊妹而謔浪如此，吾必有以報之。」言已，紅袖一展，約長數丈，隨風飄舞，冷氣逼人。七竅見而畏之，伏地請罪。綴紫者曰：「爾本道種仙根墜入紅塵，胡不思與三緘同闡大道？而乃迷於功名富貴，擁水妖而誤認為佳麗。何其愚之甚哉？宜速掉轉頭顱，以助闡道。如聽妖姬刁播，禁道不行，是自犯天條，難免墮落矣。」七竅曰：「仙姑之言，如金如玉。吾願助闡大道，出此迷途，尚祈仙姑宥吾罪戾！」綴紫者曰：「爾當著吾等應諾如響，恐聆妖姬巧辯，又是一番心腸。」中一綴黃者曰：「彼既知悔，吾姊妹宜回天宮，不必追問將來。」遂入花心，漸漸而化。七竅受此呵叱，心甚惶惶，將晚間之奇亦畏視矣。

是夜，剛欲入榻，轉思仙女所說，皆衛我而非害我，乃乘夜靜，獨自往觀。時近三更，睹此花枝，愈開愈美。俄而枝頭露重，花如俯首。頃則微風過餘，花露稍輕，花心直豎，每朵現一古佛，低眉合掌。視之片刻，其佛盡化為金身。七竅是時呆立如癡，惟向花心拜舞不已。久之，佛若移步，高坐於花心之外，手招七竅。七竅駭，跪地言曰：「古佛有何訓誨？弟子願遵其教。」古佛容顏開霽，遲遲言曰：「釋門及道門，與儒共一情；三教不同處，不外這個心。因爾前生骨，乃屬上天根；為懷闡道怨，思為亂道人。一入紅塵世，迷戀不能醒；而今提醒爾，急急跳迷津。爾是道門子，仍歸道門人；佛言不虛誑，休誤爾前程。」言訖，香風一陣，花瓣片片墜地，一朵無存。

近前視之，乃楊枝也。七竅驚訝不定，自此若有省悟，朝廷爵位與閨中豔婦厭絕殊甚。

珠蓮見夫許久不入蘭房，未識日在書齋所作何事。於是輕移蓮步，偷覘動靜。正見七竅默然獨坐，若有所思，時而作喜怒哀樂之形，時而作手舞足蹈之象。珠蓮不解，悄悄踱進，在七竅身後屏息而窺。七竅獨坐刻餘，倏然拍案大聲言曰：「佛言真是道，忽把我醉醒，解組歸鄉里，願作道中人。」言訖，復又鼓掌曰：「這才是真正主意。」珠蓮假由外人，低聲詢曰：「郎君近日何事，不入蘭房？」七竅曰：「朝內政繁，無稍暇耳。」珠蓮曰：「妾特設宴內庭，請郎君一飲。」七竅曰：「此數日吾心弗快，甚不欲飲焉。」珠蓮曰：「郎君心既不豫，少飲亦可解悶。」言罷，以纖纖玉手牽七竅衣。七竅見其蓮步艱難，情不忍拂，即隨之去。珠蓮懶於步履，搭肩緩行，一時脂粉生香，過於蘭麝，兼之豔態堪憫，鶯聲頻叫郎君，七竅初醒之心，已迷去一半矣。及入筵中，女婢齊來奉承，無令不諾。

七竅於此復詠之曰：「人云仙人最怡情，不過驅雲擁霧行；即此筵前花鳥語，何殊蓬島四時春？」珠蓮聆茲四語，媚悅愈加，將七竅心腸安得穩穩啗嚼，然後詢曰：「郎君心志胡為又有變更？」七竅及將花中之情詳述叩遍。珠蓮曰：「女非散花女，野道暗為侶；佛非西竺佛，野道巧為做；一概可迷人，郎君須早悟。」七竅暗想：「此言亦是。哪有仙女、古佛結於花心？是必左道者流，借此以迷吾心性者。」從茲外物不宜買焉。

三緘默會七竅復為珠蓮迷弄，道心將現而又隱。吾且再顯仙法，售鏡一面以試之。他日，七竅議政歸來，遙見三緘捧一大鏡，光輝可愛。思欲買此，恐為野道之物，迷人心性，弗顧而歸。及至歸衙，想到鏡之光輝，心又不捨，懷思切切，他人不及知焉。次日早朝議政，歸得半途，仍見三緘持鏡在前。剛欲呼之，三緘假意掉轉，對面一照。七竅神倦，遂臥車中。直到衙門，尚未能醒。家人報入，珠蓮率領女婢，扶進蘭房安寢。

七竅自臥車內，見捧鏡者招之以手，隨後而去。走至一處，亭臺樓閣，錯雜如星，三緘竟導其魂，入一亭中坐定。小童獻茗後，設筵以待。七竅連飲數觥，自覺酒味如飴，氣香若桂。

半酣之際，乃拱手詢曰：「此係何地？」三緘曰：「仙府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地屬仙府，爾其為仙子歟？」三緘頷之。七竅曰：「何名？」三緘曰：「即爾平素所訪之三緘是也。」七竅喜曰：「爾果三緘兄耶！自他年一別，爾在何地修煉，竟成大道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與吾錯落離奇，今茲方晤。他年所會者，乃總真童子化吾形像，而欲亂爾之道也。吾自訪君不遇，誤入名場，得舉巍科，為昆明令。不料一時失察，累被雲上衣劾奏，蠻方充配，受盡艱難。從此味淡宦途，習道于家。承得仙真頻頻指點，道已成矣。至爾與吾，原係紫霞真人門徒，而今官重爵高，受享既隆，兼之身配妖姬，媚悅者眾，吾恐癡迷弗醒，仙根墮落，特來指引。無奈首假售鼈，如素箋所書，爾不悟之；繼售名花，以仙女、古佛疊次點化，爾被妖姬所惑，復不悟之；今勾爾魂於夢中，再加指點。爾宜急易名心為道念，修成仙子，仍回紫霞洞府，同人繡雲閣內，以還前劫之根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吾聞野道迷人，每假幻境，吾之所畏者此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居名場，正是幻境，何得以真境而認為幻境，以幻鏡而認為真境耶？吾不意仙骨仙根其迷一至於此。」七竅曰：「既非幻境，吾欲視爾仙法。」三緘曰：「欲睹仙法，這又何難。」

